

青瞳 之 大争天下

媚媚猫
dazheng tianxia

看世事，几分随人愿？

不过上下沉浮，何必伤情！

也是天家龙种，国祚消歇时，

怎得独自身轻。

细想从前事，双眼为谁明。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宅天下

青瞳
之
媚媚猫
dazheng tianxia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一章 误人犹是说聪明

一波冷雨一波风，一个孤身一孤灯，玉阶锦檐听秋雨。
欲哭不成笑不成，自是无奈方无情，误人犹是说聪明。

一 形势

已是初冬时分，大苑东南部益州，一个叫永安的小县城却仍旧风和日丽，没有一点冬日的凛冽迹象。永安县有一条永安河，此河遥对青山，青山碧水上下呼应，微风吹过，河面泛起粼光，令人心旷神怡。

永安县城虽然不大，却出了个被朝廷封侯的人物——元承茂。虽说元承茂的父亲在他不足一岁的时候，就举家迁徙到千里之外的西南扈州，但关内侯的祖籍还是这里。作为永安县的骄傲，元侯祠就建在永安河畔，坐拥美景一片。

而与这般美景不合的，一声声惨叫正在不断传来。

只见祠堂前的空地上围着不少百姓和官差，一个官员打扮的人坐在摇椅上，正是县令李效贤，他拿着账册漫不经心地说：“下一个，二十。”

官差立即拉出一个后生，按在地上噼噼啪啪打起板子来，惨叫声又响了起来。

二十板子打完，后生已经皮开肉绽，挣扎着爬起来，李效贤道：“下个季度，不交租子还是二十板，你提早准备吧。下一个！”突然他看着账册笑了笑，“这个有意思，三个季度的租子，一粒米也没交，好、好、好，一百二十板，有意思。”

两个官差这次拉出来的是一个老头，老头哆哆嗦嗦趴下，一板子下去就号叫起来，刚刚打了二三十下，老头直翻白眼，叫也叫不出来了。

人群中一个三十几岁的华服男子一直皱着眉头看着，突然道：“行了，再打要出人命了。”

李效贤吃了一惊，坐直身子望去，见男子衣着不俗、神态悠然，显然不是寻常

百姓，心中有些忌惮，刚到口边的呵斥咽了回去。他咳了一声道：“这位公子，你是外乡人，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如今的百姓可是越来越刁，以往都是乖乖地交租，今年却都叫苦连天，半数都没收上来，若是不交租子的不打，这般刁民个个都会不交了。”

华服男子道：“你说得也是。”

前头被打的后生忍不住道：“我们不是不交，是实在交不出来啊！往年一亩地两石米，去年说是打仗，涨到三石，那也罢了。今年不是太平了吗？怎么反倒变成了四石？一亩地能出多少米？我们不吃饭也交不上啊。”

男子皱眉道：“益州气候得天独厚，是天下少有的粮仓，好像一亩地能出八九石米吧？”

后生悲道：“我们都是穷人，整个永安县算上，种地的没有一个是地，那地都是高门大姓人家的。收上来九石米先要交给他们五石，剩下的怎么可能交出四石粮食？”

百姓一起哀叫：“是啊！看看谁的家里还有米？我们吃饭都不够，实在交不出啊！就是打死我们也没用，只有那些员外老爷家才有米。”

“少说废话！”李效贤颇为恼怒，“高门世家都是祖上立了功的，或者是退下来的官员。多少辈子的规矩，免租免赋，要怪就怪你们祖宗不争气吧！你们这些刁民只知道自家辛苦，不知道北边六个州都受灾了，就靠着这些粮食救济呢。皇上给我们定下的租子是多少本官就得收多少，一亩地四石米，少一粒也不行！你有话，去金銮殿找皇上说去！”随即又瞪眼，“愣着干什么，接着打！打死倒好，好叫这些刁民看看，敢拖欠皇上的租子是什么下场！”

后生悲道：“这新皇上比原来的皇上还狠，我们没活路了！”

李效贤大喝一声，“大胆，竟敢诽谤皇上，来人，快把他抓起来！”

华服男子也皱起了眉头，伸手拦住要抓人的官差，问道：“县令大人，你说是皇上要四石租子，有凭据吗？”

李效贤脸色涨红，旁边的主簿董研喝道：“放肆，你是什么人，敢和县令大人这样说话？”

李效贤打量这个男子，越看越觉得眼熟，心中奇怪极了，口气放缓，“你有所不知，今年北方六个州遭灾，西北的收成也不如往年，算来只有南边这四个州丰收。我们益州又是产粮最多之地，本官吃着朝廷的俸禄，理应为皇上分忧才是。”

“分忧？”男子笑笑，“恐怕皇上受不起你的好心。益州今年收成好，我记得户部的调令上写的和去年一样是三石。皇上叹气说太重，唯恐百姓难以承受，遂下令减了八斗，一亩地两石两斗，已经是天下少有的重赋了！而这只是为了渡过眼前难关，必然不会长久如此。大人居然还多收一石八斗米，是要送给谁的？”

李效贤脸色煞白，顿觉不妙，此人对朝中情况如此熟悉，定然和京都高官大有牵连。

董研没他那么机灵，还在一旁高叫：“大胆！谁让你在这儿胡言乱语，李大人是永安县的县太爷，他说收多少就是多少，岂容你撒野！”

“不要胡说！”李效贤拦住董研，转向男子赔笑道，“这位公子说笑了，收多少租子当然都要上缴户部，本官也是为朝廷办事嘛。”

“对！一亩地四石米，就是皇上定下来的！”董研平日里嚣张惯了，完全没有察觉不妥，叫道，“你说租子是两石两斗，有什么凭据？你知不知道假传圣旨是要砍头的？”

男子微笑，“这我倒是知道，难道你也知道？那你的胆子可真不小。我看你也只长了一个脑袋嘛，怎么不省着点用，这么急着想丢了？”

董研气得跳脚，“来人，把这个刁徒给我抓起来！扰乱公务，给我打四十板子！”

官差应声上前，男子身旁却突然闪出几名护卫，冷冷地望着董研。董研吓得一哆嗦，回望李效贤，“大人，这……”

李效贤见这几名护卫动作迅速、眼神冷酷，不像一般人家的护院，心里更加没底，道：“请问您是……”

百姓中一人突然指着男子叫了起来，“侯爷！是侯爷显灵了！”

众百姓皆面露惊讶之色，随即大喜，个个争着叫：“侯爷！”“是关内侯！”“侯爷，我每月都给您上香的，请您救救我们！”百姓纷纷跪下磕头。

李效贤猛然醒悟，怪不得此人好生眼熟，原来他长得和祠堂中关内侯的塑像十分相像，难道真的是塑像显灵？他毕竟是读书识字之人，一时不能接受这等鬼神之说，只盯着男子犹疑不定。

男子看出他的疑虑，笑道：“我曾是关内侯不假，却不是祠堂里的那位，那是我的父亲。我名叫元修，皇上任命我为益州督军，李大人，益州知州没给你看批文吗？”

李效贤恍然大悟，父子长得这么像，真是吓人！他赶紧过来赔礼，“下官知道大人会来我们永安县，只是没想到这么早。京都距离此地足有三千里，不愧是马上作战的将军，竟然半个月就到了。您真是辛苦，下官一早就准备好了府邸，请大人先进府休息。”

得知他是元修，倒让李效贤松了一口气。原先看他的派头，只当是什么王孙贵戚，督军官职虽大，却不能插手民间政务。

“且慢。”元修道，“大人还没回答我的问题，真是皇上要你一亩地收四石租子吗？”

李效贤有些尴尬，“这……长途运输，总有些消耗，不得多备一点嘛！”

元修皮笑肉不笑道：“李大人，我虽然是个武官，可在京都也做了半年杂务，六部的规矩随便你问，没一个能问住我，你信不信？银钱的损耗是半成，粮食的损耗是一成，你最多只能收两石四斗两升米。损耗居然到了快五成的程度，莫不是给大人运粮食的都是老鼠？”

李效贤脸上挂不住，干笑道：“将军真会开玩笑，呵呵……将军远来辛苦，还是请先休息吧。”

董研唯唯诺诺，“大人，其他人……还打不打？”

李效贤见元修微笑着看着自己，眼睛里却透出森冷的寒意，道：“既然侯爷为他们说情，就放了他们吧，下官这就去准备酒宴，为侯爷洗尘。”他不想留在此处，说罢站起，不料元修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腕。李效贤挣了一下，却像被生铁焊牢一样，纹丝不动。李效贤暗自叫苦，赔着笑脸问：“不知道侯爷还有何吩咐？”

元修笑眯眯地道：“多谢大人给我面子。我是粗人，记性有点不好，还想问大人一下，租赋到底是多少来着？”

李效贤咬咬牙，道：“是两石两斗。”

元修转向董研，“刚才你口口声声说是四石，县太爷此刻又说是两石两斗，真叫我为难，我该相信谁呢？”

董研支支吾吾，看着李效贤，终于道：“是……两石两斗，卑职、卑职记错了。”

元修笑嘻嘻地伸出手，“账册我看看！”董研拖拖拉拉地将账册递给元修，元修大声读起来，“张小郎，三石二斗，责八板；王春江，两石，责二十板；赵财，四石。果然叫财的有钱，这个居然交满了四石啊！”

董研脸色尴尬，“卑职回去就将多收的退回去。”百姓听了皆欢呼起来。

不料元修脸色突然一沉，再不似刚才的嬉皮笑脸，喝道：“你假传圣旨，退回去就算了？来人，拿下这个主簿。”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冷森森地道，“就地正法！”

董研大吃一惊，问：“什么？”

元修冷笑，“李大人，你这个主簿连正法都不懂，怎么当的官？”他上前摸着董研的脖子，笑道，“正法，就是杀头！”一摆手，护卫上前一左一右扭住了董研的胳膊，下手极狠。

董研不敢相信元修是当真的，叫道：“将军！将军！我冤枉啊！”

“冤枉？”元修坐在椅子上，“不知你有何冤情，我可是不能插手政务的。好在你们县太爷在这里，你和他说吧。”

董研哭丧着脸看着李效贤，这叫他怎么说？只好低下头道：“小人错了，小人没有冤枉，只求将军饶命。”

“你不冤枉了？那好，动手吧。”



几名护卫毫不手软，冲董研膝盖窝一踢，他便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一名护卫摘下他的官帽、拔出发簪，他的头发一下子披散下来，遮住脸面。

董研魂飞魄散，他主持过的杀人场面也不少，却没见过这样的效率，这才相信真的死到临头了。他拼命挣扎起来，叫道：“将军！卑职怎敢贪墨，粮食运到京都三千里路，光关卡就有几百个，处处都要截留，运送途中从上到下都要打点，加收一倍这是规矩啊！这还是看今年益州租赋太高，才只加了八成，谁也没有办法，人人都是如此，将军怎能只怪我一个？你要杀，这天下就没有官了！”

元修冷森森地道：“天下我管不着，皇上只任命我坐守益州。算你倒霉，在益州为官，那我就从你杀起吧。”

董研哭着转向李效贤，“大人救命！念在小人给大人效命十几年的分上，救我一命！”

李效贤转过头不去看他，董研心里顿时冰凉，再也顾不得，叫起来，“冤枉！租赋都是李大人要我收的，小人不过是个主簿，不能算在我的头上啊！”

元修转头看着李效贤，笑咪咪地道：“你这个主簿大概吓糊涂了，居然诬陷起李大人了，大人说该怎么办？”

李效贤看着元修心中暗骂，却毫无办法，只得大声道：“董研假传圣旨，其罪当诛，立即行刑！”

整个县城的功曹、捕快、衙役都面面相觑，董研号叫起来，“大人！大人！”

元修对自己的手下道：“没听到李大人的命令吗，还不帮忙？”随着“帮忙”两个字出口，董研的头颅冲天而起。从元修翻脸到董研被杀不过片刻，一时人人都被吓得呆了。

元修若无其事地道：“李大人爱民如子，怎么会做这种事？李大人，就因为这个主簿的缘故……”说着一指尸体，“很多百姓平白挨了板子，不如李大人出点补偿，安慰一下黎民。咱们还按照你这主簿定下的规矩，一板子算一斗米，如何？”

李效贤脸上肌肉抽动，望着地上身首两处、鲜血横流的尸体，道：“但凭将军吩咐。”

元修笑嘻嘻地道：“那我就告辞了，李大人可要保重。”

李效贤勉强与他施礼，双拳攥得紧紧的。

刚走过祠堂拐角，元修脸上便没了半点笑意，却带着无比沉重之色。一个护卫上前，小心地问：“侯爷，这明明是县令搞鬼，为什么侯爷只斩了一个主簿？”

元修叹了一口气，“李效贤是晋王的人。”

护卫有些不服气，“侯爷是皇上亲信，便是晋王也要卖几分情面。这个县令加赋加到将近一倍，就算晋王知道了，恐怕也不会明着包庇他。”

元修眉头紧锁，长叹道：“董研说得没错，没有一处不贪墨，没有一处不加赋，

普天之下个个如此，就算杀了李效贤又能如何？何况晋王也不得不防，皇上登基时日尚浅，还摸不清那些亲王们的态度。现在紧要的事是稳定下来，我总不能给陛下再惹麻烦。”他遥望京都方向，满面忧色，“灾民等着救济、边城急着修复、内部尚不安定……益州是最富庶的州府，永安也是大丰收的郡县，百姓尚且如此，这天下……这天下……唉！”

一阵风吹来，人人打了个寒战，终于从这不再和缓的风中感觉到了冬天。

梅竹何日报新春？愁绪万千萦苦身。

新晨盼得灵鹊至，空来不为传玉音。

二 辛劳

天渐渐亮了，光线透过窗棂，照在含元殿的黄花梨木长条书案上。书案上堆着满满的青色封皮书册，式样一模一样，墨香尚在，显然是新近抄录的，青瞳拿着其中一本正在看。她的面前点着两支手臂粗的大蜡烛，烧得只剩下短短的一点。一会儿后蜡烛烧完，噗的一声熄灭，但因为窗外天色更亮，她竟然毫无发觉，就着天光继续看书，显然是十分投入才会如此。

突然，青瞳手中的书册像被什么拽了一下，从她眼前飘起，青瞳伸手去抓，那册书左飘飘右飘飘偏偏不让她碰到。青瞳放下手，抬起头不悦地说：“任平生，你又不是小孩，玩这个做什么？”

“我叫了你三次，你终于肯跟我说一句话了。”任平生离她远远的，挂在椅子上摇摇晃晃，笑着问道，“我这手隔空取物怎么样？可没几个人能抓得起这么大的东西。”

“我又不懂这些。”青瞳眉头紧锁，将书册拿回面前又翻了起来，“你去找别人吧。”

任平生摇头，“那可不行，今晚我值夜，我得负责保护你的安全。”

青瞳找到了她刚才看的地方，头也不抬地道：“你又不是侍卫，值什么夜？再说外间有五十多个侍卫呢，用不着你。”

任平生道：“那我真走了？”

“走吧，走吧！”青瞳揉揉太阳穴，“自己找地方玩去吧！”想了想又道，“顺便去告诉花笺一声，我不饿，早饭先不吃，让人送些点心过来。”

“我也不饿，我也想吃点心，叫个鹅油松瓤卷来吧，那东西真好吃。”任平生笑嘻嘻地凑过来。



青瞳忍不住抬头笑了一下，“行啊，你去叫吧。”随即又低下头翻看起来，渐渐眉头又皱。

任平生索性将椅子搬到书案边，道：“你看了一个晚上了，头也没抬一下，这书有这么好看？”说着伸手去拿青瞳手中的书册。

“别动！”青瞳推了他一下，道，“这不是书，是户部的收支账册，是大苑今年财政状况汇总，你不能看！”

任平生表情微微一僵，随即恢复常态，他缩回手，笑嘻嘻地问：“你怕我泄密？”

青瞳摇摇头，“不至于，轻重你比谁分得都清楚。不过你现在是禁卫军教习，进出宫中比一品大员还方便，难保别人不打你的主意。这些账册在没有公布之前尚是密件，你还是避一下嫌疑，省了日后许多麻烦。”她用手抵住额头，满脸疲倦之色，又叹了一口气。

“情况很糟糕？”任平生收起嬉皮笑脸。

青瞳点点头，指着左边一堆高的，“这些都是收入。”又指着右边几本，“这些都是支出。”

“收入远远多过支出，挺好的啊！”

“什么呀！支出数额比收入多了将近四成，而且还都只是总数。不知私下被各处截留了多少，到户部大半都没有了明细，所以才看着比收入少。要是每本账钱数都一样，我还愁什么？”青瞳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被他打岔停下来，青瞳才发觉一个通宵熬过来，现在浑身酸疼难耐。她略微活动一下手腕，又拿起一本支出账册，“别闹我了，我还要赶在今天巡城之前把这些账册看完。”说罢低头看起来，再不理睬别的事。

任平生笑嘻嘻地摇摇头，“这我可真管不了喽！”伸个懒腰走了出去。

又是两个时辰过去，青瞳才从含元殿里僵硬地走出来。账册还剩下几本没看完，可是巡城的时间到了，她必须先换正装，来不及吃饭了。

等她梳洗换装完毕，銮驾早已准备好。青瞳先上了小辇车，至正阳门换乘六十四人抬的銮驾，开始了从正阳门出、朝阳门进、途经京都三条主街道的巡城活动。

巨大的銮驾加上一百一十八人的仪仗，和一千名骑兵侍卫、五百名步下侍卫，以及十几名贴身伺候的侍从，就是皇帝出巡京都的规模了。这还只是小幸，若有文武百官跟随的祭天等大典，光手持仪仗礼器的卫队就能排到三十里地外。

巡视京都大苑第四任皇帝、精力严重过剩的中宗定下的规矩。新皇登基的第一、三、九、十九、二十九、四十九、八十一天，一共七次，皇帝要在京都巡城，以示亲民。今日是青瞳登基的第八十一天，最后一次巡城作秀时间。

青瞳在銮驾里端坐不动，胃里却叽里咕噜，饿得好难受。更难受的是总有一股香味直往鼻子里钻，让没吃饭的她觉得实在难熬。不知现在是到了京都城中哪一个

店铺前？卖的是是什么好吃的？青瞳一边偷偷揉着肚子一边胡思乱想，以抵挡越来越诱人的香味。

谁知已经走过整条街，那香味丝毫不散，反而越来越浓。青瞳终于觉出不对，顺着香味仔细一看，顿时啼笑皆非。只见车门内壁挂着的大苑重宝、被称作辟邪玄龙的那块只比脸盘小一圈的青玉玉璧的圆洞里，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塞进来一个油纸包，正静静散发着鹅油松瓢卷的气息。

青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伸手掏出纸包打开，香味扑鼻而来。她抓出一块塞在嘴里使劲嚼起来，吃得满手是油。实在是太饿了，喉咙里好像有一只小手拽着似的，一块吞下去，另一块又迫不及待地塞进去，动作快如闪电。

一口气吃下去三块，刚觉得噎得慌，纸包里又掉出一个小壶，淡淡的酒香飘出来。青瞳犹豫了一下，想着自己不知多久没喝酒了，管他呢，料想那人也不会给她烈酒喝。于是打开壶盖，几大口就将那一小壶酒喝了下去，甜甜柔柔的，果然是很绵软的米酒。食物下肚，脸上泛出红晕，胃里终于踏实了些。

那酒在胃里化成一股熏熏的热气，从肚子暖到胸口再暖到头脸，青瞳在銮驾有节奏的晃动中，慢慢滑到座位里，眼睛不由自主就闭上了。实在是累极了，全部器官一起罢工，手里还牢牢抓着剩下的几块点心，还有想吃的意思，可是那张嘴打死也张不开，她几乎是瞬间就进入了梦乡。

銮驾内的座位很大，伸直手臂也够不着左右侧壁，做成这么大不光是为了气派，也是要提醒皇帝正襟危坐、注意威严。平时青瞳觉得銮驾坐起来并不舒服，此刻才发现座位够大的好处，原来这个座椅还可以当床，身子只要微微蜷缩就躺下了。

青瞳睡得很踏实，并不担心自己这副酒后偷懒的模样会被人看到。她心里明白得很，接近两千人的队伍，能让皇帝亲到什么民？更别说出巡之前早有士兵将街上闲杂人等一律驱散了，巡城只是作秀而已，没有人会注意车帘里面的情况。

别的皇帝难得走出皇宫，可能还会觉得好玩，青瞳却觉得这纯粹是折腾她，没一点用处。好在只有七次，如果中宗当初规定的是每个月一次，她真要问候自己的祖宗了。

正睡着，突然左边传来咚的一声巨响，銮驾随之猛地一震。青瞳恍惚醒来，愕然地向左上方望去，看见了指头大的光斑，阳光灿烂地照耀进来。耳边嗡嗡声还在，青瞳坐起来，顺着声音看到右边侧壁上钉着一支加长的镞铁羽箭，看样子是射穿了左边车壁后钉在右边的，这时她才明白是遇到了刺客。

銮驾的四壁都有半尺厚的坚硬木料，木料外面还包着纯金，能一箭射穿当真臂力惊人。青瞳在车内坐直身子，那光斑正照在她左边太阳穴上，箭尾正对着她右边太阳穴。青瞳心想，瞄得真准！如果她没有躺下睡觉，毫无疑问，现在脑袋上就会多了这样一个对穿的洞。

銮驾真是很大，箭离她的身子还挺远，箭头是加长的，多半嵌在木头里，从剩下那一点也看得出打造得极为锋利，开了血槽，正随着箭身上下颤动流转出烁烁银光。

她默然望着箭头，心想，很好，今天《起居注》上可有点有意思的东西写了。从中宗到现在十六任皇帝，就她一个在巡城的时候遇到了刺客。这可是新皇出游，一个皇帝一辈子最需要做脸的时候，真给面子！

她现在似乎应该想想诸如刺客身份、是由谁派来的问题，可脑袋好像僵住了，不明白现在该想些什么才好，竟然随手又拿了一块点心，坐在銮驾里吃了起来。

三 遇刺

銮驾外的侍卫人人惊出一身冷汗。只听此起彼伏的“拿刺客”声响起，随之脚步声急促起来，至少有三百个侍卫冲过来，将銮驾里三层外三层地紧紧围住，防止再有人偷袭。

车帘被猛然掀开，侍卫总管方行舟满头冷汗，颤抖着声音叫了声“陛下”。待看清皇帝不但没有像他预想的倒在血泊之中，反而满嘴流油吃得正欢，脸上的惶恐不免转成惊愕。不可置信地看看仍在颤动的箭，又看看侧壁上的洞，再看青瞳，眼神里简直有点恐怖。他勉强说出话来，“陛下可……安好？”

青瞳瞪了他一眼，“你！官降三级，戴罪留职，回去自己和内务府说去！”

方行舟飞出天外的魂魄这才归窍，皇上无恙已经是莫大喜事，哪里还顾得上官职升降，连忙谢罪应是。他放下车帘后大声叫道：“老天保佑，陛下无恙！”声音带着喜极而泣的颤抖。

四周侍卫全都呆住，随即个个露出狂喜的表情。侍卫都是习武之人，这一箭会有什么结果，简直是想也不敢想。每个人都预感到自己活不成了，就是满门抄斩也是理所应当。突然得知皇帝无恙，当真喜出望外，好些人握着兵刃的手都颤抖起来。

方行舟中气也足起来，“鸣锣！全城戒严，务必抓到刺客！”侍卫们响亮地答应一声，这可是唯一的戴罪立功的机会，怎么能不拼命？

街上铿铿锵锵都是急促的脚步声，青瞳坐在銮驾内看不见外面的情况，也没有兴趣去看。忽听一个侍卫“啊——”地惨叫一声，其余人喊道：“在这里了！”接着远处不知什么楼上传来兵器相交的打鬥声，想必刺客的行踪已经被发现。

不断有人受伤，看来这个刺客不但箭术好，武艺也出众，竟然坚持这么久还能不落下风。不过抓到他是迟早的事，一千多名侍卫，加上贴身这十几个看着是内侍实际上都是高手的人，只要发现行踪，她不相信还有什么人能逃脱。刺客既然能忍



到銮驾到身边时才动手，那么也已经让他自己陷入包围圈，想必刺客也没想过要逃脱吧。青瞳靠回座位，凝望着銮驾内壁多出来的羽箭。

许久之后刺客果然被擒。侍卫用擒拿手卸脱他的手臂关节，还是不放心，离銮驾还有十丈处就停下来，向守在车门旁的方行舟报告。这刺客竟然在銮驾必经的一家酒楼做了三个多月的堂倌，并不是临时潜入，所以才没有人发觉。

刺客身上血迹斑斑，距离虽然远，但破口大骂声却让青瞳听得清清楚楚。只听那刺客大骂道：“苑嬖！你阴险毒辣，狼心狗肺！毒死太子千岁，更害了皇上！你丧尽人伦，天理不容！”砰砰声响起，想来是侍卫在打那刺客，让他住口。

方行舟低声问：“陛下，刺客胡言乱语，是不是带走再审？”半晌却没有得到回应。

青瞳在銮驾内听得出神，很久没有人提起太子哥哥了，好像世上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个人一样。大多数人应该都相信太子是被她毒死的，所以才会这么沉默，但谁能想到最怀念太子的却是她呢？

銮驾外方行舟又低声问：“陛下，可是要将刺客就地正法？”

“先带回去交给刑部审吧，此人说不定和前太子有牵连。”

方行舟轻声应是，示意侍卫将刺客堵起嘴来拉走。刺客边挣扎边大叫：“你这个阴人，以不祥之身篡权谋位、带坏朝纲，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嘴里被塞进一团布，谁知这刺客运气一喷，竟将布团吐了出来，骂声也随之喷出，这次说的却是青瞳淫乱奢华、穷奢极欲。这部分加了许多想象，说得好生生动，显然是想激怒她，出一出胸中恶气。京中百姓和官员这样猜想的也有不少，人们对一个二十几岁女皇的私生活颇感兴趣，私下流传的版本有更不堪入耳的。但都是背后说说，谁也不会让她听到，所以青瞳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评价。听着听着，不由得怒气上扬，她突然沉声道：“打开车门！”

方行舟吓了一跳，忙道：“外面乱，陛下还是留在车中安全。”

青瞳不再和他废话，伸手推开车门，迈步走了下去。留在车中安全？呸！刚才差点让她脑袋真正开窍的东西是什么？

那刺客被人按着往嘴里塞东西，还在支支吾吾地骂，“你篡权夺位，你有那么多兄弟叔伯，苑家还有那么多男人，哪里轮得到你来继位？我大苑十五位先帝在天上看着你呢，你一定会有报应！”

“你姓苑吗？”

刺客愕然转头，见一袭绣着金龙彩凤的长裙，已经来到他面前三尺之处。那女皇脸色苍白中微微透出红晕，容颜甚美，身形清瘦，带些病态，但嘴唇上油光闪闪，整个人说不出的奇异，却又说不出的动人。

刺客愣神间，却见她将手中一点不知什么东西放进嘴里吃了起来。见他愣着不

动，又问了一遍：“你姓苑？”声音淡淡的，透着一股嘲讽。

刺客突然恼怒起来，呸了一声，“老子不姓苑！”

青瞳微微冷笑，嘴里的点心咽了下去，擦了擦手，道：“我就算是篡权，篡的也是苑家的天下，我就是不篡，江山也轮不到你来坐。我那些姓苑的哥哥弟弟、叔叔伯伯还没开口，你逞哪门子英雄？可怜！可笑！”

刺客又愣住，没料想会有人把篡位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半晌才道：“老子虽然不姓苑，也想除去你这个阴险毒辣的女人！”

“我怎么阴险毒辣了？”

刺客呸道：“太子殿下是你兄长，你为了皇位将他毒死，皇上春秋正盛，怎么可能突然离世，杀父弑兄，阴险毒辣尚不足以形容你！”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天理昭昭，你会有报应的！”

“那你怎么不等着天理昭昭来报应？还是你觉得自己姓天理、名昭昭？”

刺客大怒道：“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东宫洗马张千秋！我教过太子殿下一年的箭术，你不记得老子，老子可记得你！老子今天行刺，就不怕死，你想做什么就做，不要戏耍老子！就算我死了，百姓也不会心服你！想杀你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你迟早会得到报应的！”

“张千秋是吧？好，我记得你了。带他下去吧，我和这个蠢人没有话说。”青瞳摆摆手，突然凑上前又冷冷一笑，“张千秋，再别对我自称老子，提醒你一句，我老子已经死了！”

四 立誓

张千秋被侍卫拖拖拽拽地拉下去，不知是被青瞳吓住了还是有些发呆，居然没有继续大骂。

刺客走了，青瞳还伫立不动，方行舟手心全是冷汗，小心地劝道：“陛下，外面危险，请回銮驾。”

青瞳却仍然默立，突然抬头，冷笑道：“还有谁想行刺？我就在这里，来啊！这是最后一次巡视京都，错过了可就没有机会了！”

众侍卫忽地一下将她团团围住，方行舟脸色煞白，叫道：“陛下！陛下！”

青瞳冷冷道：“退下！都给我退下！”

侍卫哪里敢退下，方行舟又叫：“陛下……”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他怎么能负

起这么大的责任？

青瞳勉强压住内心翻腾的怒气。遇刺？理政以来，她拼命地干活，没睡过一个安生觉，累得筋疲力尽。有几个皇帝能像她一样勤勉，有几个皇帝能像她一样努力？现在居然有人想要她的命？想要她这条为了大苑累得半死的贱命！

别人可以认为，景帝和太子都是被她所害，也可以推测，她当初带兵平叛就是为了自己争权夺利，因而把战死的人都算在她头上，可那又怎样？一将功成都要万骨枯，皇位非正常的更迭、死人稀奇吗？她现在至少让百姓心安了，不是吗？现在百姓不用担心推开家门的会是强盗，或者明天他的家乡就变成战场。凭什么不相干的人都要舍命来杀她？她就那么可恨吗？

她紧紧攥着拳头，胸中的热气一浪高过一浪，望着四周喝道：“所有人听着，你们每一个听到我话的人，都可以把这话传给别人听，让天下人都作证。以前的事我不再和任何人解释，我保证五年之内，还大苑百姓一个安居乐业。这件事，父皇做不到，太子哥哥做不到，宁晏也做不到，但我若做不到，我就死！我只做这一个承诺，别的事不归你们管！若有信不过我的，或者还有想替天行道的，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说罢又向众侍卫道，“退下！”

众侍卫面面相觑看着方行舟，青瞳厉声喝道：“方行舟，你要抗旨？”

方行舟无奈挥手，上千人默默后退，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将青瞳孤零零暴露出来。整个大街静得好似午夜一样，没有人敢直视她的目光，青瞳倔强地站在众人中央，阳光远远投射过来，照在她的金冠上，光芒耀眼。

侍卫们紧张得全身冷汗。许久之后仍然没有一点声息，青瞳一声冷笑，转身走回銮驾，道：“从现在起，行刺者车裂！”

替天行道？呸！

回到宫中，青瞳怔怔出神，由着花笺给她换下正装。她接过一杯茶，却细细摩挲杯口，并不去喝。花笺也呆了半晌，才道：“我听说你刚刚遇刺……好在没事。”花笺的目光中颇有些茫然，青瞳的付出她是一点一滴看在眼里的，这样还不满意，刺客想要什么样的皇帝？见青瞳目光呆呆地落在茶杯上，花笺住了口，轻声道，“青瞳，你别难过，要是不舒服就躺一会儿吧，我不信这世上就没有天理了。”

青瞳抬起头，微微笑起来，“难过倒是不难过，只是我刚刚在大街上一气之下说了大话，说五年之内一定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回到车上一想，实在是有点悬。要说口无遮拦真不是好事，现在正后悔着呢，想蹦回去重说。”

见她这样，花笺放下心来，也抿嘴一笑。花笺知道青瞳并不会头脑发热说大话，说了至少有七成把握，所以也不担心。

青瞳摇摇头，“不是骗你，这次是真悬。因为打仗征兵过多，军费开支太大，各项设施都坏得七七八八，处处等着拨款修缮，尤其云中边城，更是慢一步都有危

险。”她可怜兮兮地看着花笺，“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都说天子坐拥天下、富有四海，可我怎么感觉都快穷死了？要是现在谁能凭空给我几十万两银子，我都想去亲他一下。”

花笺扑哧笑了出来，“你说话可算话？”碰碰青瞳的胳膊，递过一封信件，“你出巡之后递上来的，本想让你歇歇再看，不过听你这么说，我可忍不住了。”

青瞳见是一封外官专用的蓝皮奏章，看看笑得贼兮兮的花笺，疑惑地接过来。一看署名，精神立即一振，道：“元修从益州递上来的。”

青瞳一把撕去漆封，抽出信纸看了起来。元修说他已经走遍益州，将情况摸了个七七八八，挑不太容易泛滥的脓包挤了几个，缴获的银子就有几百万两，不过大部分被他用于当地赈济，现在将剩下的三十几万两寄回京都。还真有人凭空给了她几十万两银子。

花笺笑咪咪地道：“银票已经登入内库，要不要叫元修早点回来给你亲一下？”

青瞳好气又好笑地看了花笺一眼，原本是自己说错话，也怪不得被人调侃。元修的奏章颇长，足足写了十几版，她顾不得理会花笺，接着看起来，渐渐地她眉头皱了起来。元修说了益州土地被世家豪门严重兼并的问题，以及一些世家豪门的势力之大，让人心惊；元修又说好些士绅官员给他送礼，名单列在后面，估计这批人是没什么势力的，可以拉拢也可以威压，不会闹事；另有一些人背后势力较大，并不怕自己这个新皇亲信，他也暂时未敢去动；还有一些人想借他生事，不过也通过他们大体推测出一些手握实权的王爷，和数个根深蒂固的世家对朝廷的态度了。

青瞳抓着元修的奏折道：“去含元殿！”她的脑子已经急速地转起来。土地兼并问题全国都有，青瞳心里多少有数；元修整理出的地方势力代表财政以外另一个麻烦，也不得不重视，得让她理清一下思路；还有含元殿里面的账册，她还没看完呢……

花笺急道：“你饭还没吃呢。”

“一会儿再吃。”青瞳挥挥手，上了车辇，突然探出头来道，“对了，元修送来的三十万两银子，先拨去边城，将呼林关修缮起来，没有这扇大门守着，我觉也睡不好。花笺，你马上派人通知萧瑟，让他负责安排这笔钱，一路小心，尽快给我修好呼林关！”随即吩咐抬辇的人，“走吧。”

花笺无奈地应了一声。这种政务女官的工作，她现在也做了不少了，熟练地叫了一个内侍，让他去给相国复述皇上的口谕，同时将元修送来的领取银子的凭据给了他。

等了三顿都没有等到传膳的御膳房小太监和花笺对看一眼，无奈地又退下了。

几天后，在萧瑟的安排下，元修送来的三十万两银子一部分变成各种物资，和剩余银两一起，浩浩荡荡向云中运去。

最是无情秋风，阵阵冷，入鬓丝吹人老。牧马长嘶，征笳频响，并入愁怀抱。定知今夕，卿又瘦损多少。

便是锦衣玉食，也难消受，日日更漏尽，暮暮复朝朝。何况伶仃人，梦向何处绕？茫茫百感，长叹一声罢了。

五 打冬

同样是初冬时分，北方草原可比益州冷得多了。草原没了夏日的繁复绚丽，只剩下色彩统一的一天一地。天空是深邃的蓝色，白云都被冷峻的西北风吹得干干净净，除了蓝一无所有，蓝得透彻九霄，蓝得无边无际。那块巨大的蓝宝石下面，就是连接西瞻南部和大苑云中地带的草原。

日上中天，草原北面传来密集的马蹄声，正在地上吃草籽的鹧鸪惊得四下乱飞，单调的天空被这些黑点划破一下，随即又恢复一色纯蓝。

随着蹄声，山包后面渐渐露出密密麻麻的黑影来，足有上千人。领头的人穿着锦衣皮裘，帽子上插着三根长长的雉鸡尾羽，正是西瞻的三皇子萧镇东。他冲上坡地最高处，勒住马确认一下方向，随即向着后面高喊：“兄弟们，到前面空地歇会儿，最多两天咱们就能到平城了。”

众人十分高兴，呼喝着冲下山坡，纷纷下马，拣平整的地面放下马背上的褡裢，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起天来，口中热气在西北风中化作团团白雾。

管炊煮的杂役生起火来，拿着士兵们带来的干粮和肉脯在火上烤，热热的肉香透过噼啪作响的火堆，一点点向四周散播开去。

杂役把烤好的肉先送到萧镇东手中，他大咬了一口，嚼了几下笑道：“硬是吃了二十几天的肉干，本王吃得腻味死了，这次咱们去大苑，可得吃些好的补回来。”

他身边的一个人笑道：“何止是好吃的，这次咱们消息准确，大苑那个新皇帝因为云中灾祸造成荒地没有人种，鼓励关中居民北迁，一下就拨给云中二百万两银子、五百万石粮食，还有不少工匠。这怕是大苑攒了多少日子的家底吧，下次再找这么多银子，少说也要十年以后了。咱们好好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能满载而归。”

另一个神秘地道：“新密里，那你说说这些东西里，什么最好？”

新密里哈哈大笑，“粮食、丝绸、银子、珠宝……有什么要什么，老子客气得很，不挑。上次振业王从大苑带回的那些酒也不错，劲道虽不大，但那滋味可真绝了，可惜老子就得了鸟蛋大的一小壶，这次可要喝个够！”说罢舔舔嘴唇。

“你小子什么托生的，就知道酒好，其实更好的你刚才都说了。”



“啊？泽容，那你说什么最好？”

“嘿嘿，当然是姑娘。北迁和我们牧民迁徙差不多，肯定要带着老婆儿女，全家一起来。那里面得有多少姑娘？新密里，你不知道，大苑的姑娘可水灵啦。我以前没在意，去年王爷带我去过一趟振业王府，振业王从大苑娶的那个王妃我见了一眼，啧啧啧……真是……”泽容想找个词形容一下，可想了半天也没有合适的，只得摇着头又啧啧了两声，道，“这次咱挑好的，给咱王爷也弄十几个。”

萧镇东瞪了两个亲兵队长一眼，正色道：“新密里、泽容，你们听着。这次咱们打冬不要把眼睛盯着粮食和女人，咱要的是人头，能杀多少大苑人就杀多少。这样的好消息，老么偏偏不让动手，说什么静观其变，岂有此理！大苑为什么要修边城，不就是防着我们吗？哼！咱们不光要抢，还要打得他们怕，这次最好能拿下几个关口。我倒要让父皇看看，会打仗的人不只有萧图南一个。”

“是，王爷。”两个亲随一起答应。

烤过干粮，杂役又在火上吊起锅，撕些肉干煮起汤来。随着汤渐渐烧开的咕嘟声，锅左右摇摆起来，而且晃动得越来越厉害。突然一口锅倾斜过来，将锅中肉汤倒了一大半，火堆被浇灭了一处，嗤嗤作响。

这可不是开水的力量了，这些人互相看看，立刻有几个人侧耳趴在地上听了起来，一个道：“蹄声！听声音不下几千，不知道是不是野牛。”

此言一出，人人脸上变色，如果真遇上数目如此庞大的野牛群，那么只有躲避，不然便是踩也将他们踩死了。

萧镇东命令道：“快去高地看看，其余人赶紧上马，如果是野牛，咱们就撤到西边。”

一个随从依言策马冲上高地，突然他大叫起来，“不是牛，是人，是振业王的金鹰卫。后面……后面也有，我们被包围了。”

随着他的叫声，大地传来清晰的震颤，四面都响起蹄声，迅速将萧镇东这一千人包围起来。来人全都穿着金色轻甲，甲胄护心镜上雕刻着和萧图南面具上那只垂着翅膀顾盼的鹰一模一样的花纹，看样子足有五千人。

领队的乌野分开队伍，策马来到萧镇东面前，跳下马，右手抚着胸口施了一礼，道：“殿下，乌野奉王命请殿下回聘原。”

萧镇东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在他面前狠狠地呸了一口吐沫，道：“王命？阿苏勒还命令不了我。当初他学骑马，还是我扶着他的屁股把他扛到马背上的。回去告诉他，别和他三哥摆振业王的谱，他的爵位虽然高过我，但是走到哪儿，我也是他哥。”

乌野面无表情，等他说完了，仍旧道：“请殿下速回聘原。”

萧镇东勃然大怒，道：“老子不回去，乌野，你能把老子怎么样？”